

前 言

上下五千年，纵横两万里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伟大祖国的古典文学博大精深。从《诗经》《楚辞》到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的白话小说；从“水浒”“西游”以至“三国”“红楼”，无不闪耀着中国古代文学的灿烂光辉！

“试拂三闾文字，还与日争光”。中国古典文学之不朽，不仅在于其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，还在于其极其深刻的思想蕴涵和振聋发聩的社会影响。

“文以载物，歌以咏志”，正其谓也。畅游争奇斗妍的祖国古典文学宝库，你不仅能获得崇高的文学美的陶冶，更能感悟到许许多多的人生内涵——从人生五味到社会百态；从百姓疾苦到王朝兴衰；从统治阶级的醉生梦死到仁人志士的慷慨悲歌；从文人雅士的悠然豁达到英雄人物的“仰天长啸”；从“三纲五常”的封建礼教到对爱情婚姻的美好向往和热情讴歌……这些都将使你流连忘返，获益非浅。

为了提高中小学生和青少年朋友的古典文学修养，使其对祖国古典文学的伟大成就有一个比较系统的、直观的和真实的感知；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，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《中小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文库》。全书分诗、词、赋、曲、文和小说等几大类，按断代顺序成50册；每册内容按每位作者的生卒年顺序排列。

鉴于目前古典文学选本的译文、引注之繁杂，对于一般读者并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意义。为此本书全部采用清本形式，不加任何引注和译文；对于原版有遗漏、错误和争议的地方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不再加以引证和说明。对于中小学语文课本已有的内容，一般不再选用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一些新近的有关选本，在此谨致谢意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有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去做很详尽的考据和论证；加上编者水平有限，缺点错误在所难免。敬请同仁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1995年10月

中国古代寓言精选

《墨子》

染丝

子墨子言，见染丝者而叹曰：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。所入者变，其色亦变。五入必，而已则为五色矣。故染不可不慎也。”
非独染丝然也，国亦有染。

墨子言利

巫马子谓墨子曰：“子兼爱天下，未云利也；我不爱天下，未云贼也。功皆未至，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？”

子墨子曰：“今有燎者于此：一人奉水，将灌之；一人掺火，将益之，功皆未至，子何贵于二人？”

巫马子曰：“我是彼奉水者之意，而非夫掺火者之意。”

子墨子曰：“吾亦是吾意，而非子之意也。”

公输削鸢

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鸢，成而飞之，三日不下，公输子自以为至巧。子墨子谓公输子曰：“子之为鸢也，不如匠之为车辖，须臾刘三寸之木，而任五十石之重。故所为功，利于人谓之巧，不利于人谓之拙。”

蛙蝇与鹤鸡

禽子问曰：“多言有益乎？”

墨子曰：“虾蟆蛙蝇，日夜而鸣，舌干楹，然人而不听。今鹤鸡时夜而鸣，天下振动。多言何益？唯其言之时也。”

《庄子》

不龟手药

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泔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“我世世为泔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”

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

能不龟手，一也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泔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

庖丁解牛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倚，砉然响然，奏刀 然，莫不中音。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会。

文惠君曰：“ 譔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”

庖丁释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牛者。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。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技经肯綮之未尝，而况大軱乎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，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。动刀甚微，謦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

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臧谷亡羊

臧与谷，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。

问臧奚事，则挟策读书；问谷奚事，则博塞以游。二人者，事业不同，其子亡羊均也。

轮扁斫轮

桓公读书于堂上。轮扁斫轮于堂下，释椎凿而上，问桓公曰：“敢问，公之所读者何言邪？”

公曰：“圣人之言也。”

曰：“圣人在乎？”

公曰：“已死矣。”

曰：“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？”

桓公曰：“寡人读书，轮人安得议乎！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

轮扁曰：“臣也以臣之事观之。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而不入。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，有数存焉于其间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。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，然则君之所读者，古人之糟魄已夫！”

丑人效

西施病心而 其里，其里之五人见之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 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，坚闭门而不出，贫人见之，挈妻子而去走。

彼知 美而不知 之所以美。

望洋兴叹

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泾流之大，两涘渚崖之间，不辩牛马。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。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，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，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叹曰：“野语有之曰，‘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’，我之谓也。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难穷也，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，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。”

埴井之蛙

埴井之蛙……谓东海之鳖曰：“吾乐与！出跳梁乎井干之上，入休乎缺瓮之崖；赴水则接腋持颐，蹶泥则没足灭跗；还虬蟹与科斗，莫吾能若也。且夫擅一壑之水，而跨埴井之乐，此亦至矣，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！”

东海之鳖左足未入，而右膝已絜矣。于是逡巡而却，告之海曰：“夫千里之远，不足以举其大；千仞之高，不足以极其深。禹之时十年九潦，而水弗为加益；汤之时八年七旱，而崖不为加损。夫不为顷久推移，不以多少进退者，此亦东海之大乐也。”

于是埴井之蛙闻之，适适然惊，规规然自失也。

邯郸学步

子独不闻夫寿陵馀子之学行于邯郸与？未得国能，又失其故行矣，直匍匐而归耳。

鹓

惠子相梁，庄子往见之。

或谓惠子曰：“庄子来，欲代子相。”

于是惠子恐，搜于国中，三日三夜。

庄子往见之，曰：“南方有鸟，其名为鹓，子知之乎？夫鹓，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，非梧桐不止，非练实不食，非醴泉不饮。于是鸱得腐鼠，鹓 过之，仰而视之曰：‘吓’！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？”

鲁侯养鸟

昔者海鸟止于鲁郊，鲁侯御而觞之于庙，奏《九韶》以为乐，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，不敢食一禽，不敢饮一杯，三日而死。

此以己养养鸟也，非以鸟养养鸟也。

痾傴承蜩

仲尼适楚，出于林中，见痾傴者承蜩，犹掇之也。

仲尼曰：“子巧乎！有道邪？”

曰：“我有道也。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，则失者锱铢；累三而不坠，则失者十一；累五而不坠，犹掇之也。吾处身也，若橛株拘；吾执臂也，若槁木之枝；虽天地之大，万物之多，而唯蜩翼之知。吾不反不侧，不以万物易蜩之翼，何为而不得！”

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，其痾傴丈人之谓乎！”

纪渚子养斗鸡

纪渚子为王养斗鸡。

十日而问：“鸡已乎？”

曰：“未也，方虚而恃气。”

十日又问，曰：“未也。犹应响景。”

十日又问，曰：“未也。犹疾视而盛气。”

十日又问，曰：“几矣。鸡虽有鸣者，已无变矣。望之似木鸡矣，其德全矣，异鸡无敢应者，反走矣。”

吕梁丈夫

孔子观于吕梁，县水三十仞。流沫四十里，鼃鼃鱼鳖之所不能游也。见一丈夫游之，以为有苦而欲死也，使弟子并流而拯之。数百步而出，被发行歌，而游于塘下。

孔子从而问焉，曰：“吾以子为鬼，察子则人也。请问，蹈水有道乎？”

曰：“亡，吾无道。吾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。与齐俱入，与汨偕出，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。此吾所以蹈之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何谓始乎故，长乎性，成乎命？”

曰：“吾生于陵而安于陵，故也；长于水而安于水，性也；不知吾所以然而然，命也。”

不材生死

庄子行于山中，见大木，枝叶盛茂，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。问其故，曰：“无所可用。”

庄子曰：“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。”

夫子出于山，舍于故人之家。故人喜，命竖子杀雁而烹之。竖子请曰：“其一能鸣，其一不能鸣，请奚杀？”

主人曰：“杀不能鸣者。”

明日，弟子问于庄子曰：“昨日山中之木，以不材得终其天年；今主人之雁，以不材死，先生将何处？”

庄子笑曰：“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。……”

林回弃璧

假人之亡与，林回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。

或曰：“为其布与？赤子之布寡矣；为其累与？赤子之累多矣；弃千金之璧，负赤子而趋，何也？”

林回曰：“彼以利合，此以天属也。”

夫以利合者，迫穷祸患害相弃也；以天属者，迫穷祸患害相收也。夫相收之与相弃亦远矣。

庄周释异鹊

庄周游于雕陵之樊，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，翼广七尺，目大运寸，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。

庄周曰：“此何鸟哉，翼殷不逝，目大不睹？”

蹇裳躩步，执弹而留之。睹一蝉，方得美荫而忘其身；螳螂执翳而搏之，见得而忘其形；异鹊从而利之，见利而忘其真。

庄周怵然曰：“噫！物固相累，二类相召也！”

捐弹而反走，虞人逐而诮之。庄周反之，三月不庭。

鲁少儒

庄子见鲁哀公。哀公曰：“鲁多儒士，少为先生方者。”

庄子曰：“鲁少儒。”

哀公曰：“举鲁国而儒服，何谓少乎？”

庄子曰：“周闻之，儒者冠圜冠者，知天时；履句履者，知地形；缓佩玦者，事至而断。君子有其道者，未必为其服也；为其服也，未必知其道也。公固以为不然，何不号于国中曰：‘无此道而为此服者，其罪死！’”

于是哀公号之五日，而鲁国无敢儒服者，独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门。公即召而问以国事，千转万变而不穷。

庄子曰：“以鲁国而儒者一人耳，可谓多乎？”

一狙搏矢

吴王浮于江，登乎狙之山。众狙见之，恂然弃而走，逃于深藁。有一狙焉，委蛇攫搔，见巧乎王。王射之，敏给搏捷矢。王命相者趋射之，狙执死。

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：“之狙也，伐其巧恃其便，以敖予，以至此殛也！戒之哉！嗟乎，无以汝色骄人哉！”

封人言政

长梧封人问子牢曰：“君为政焉勿卤莽，治民焉勿灭裂。昔予为禾，耕而卤莽之，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；芸而灭裂之，其实亦灭裂而报予。予来年

变齐，深其耕而熟藪之，其禾藪以滋，予终年厌飧。”

庄周贷粟

庄周家贫，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“诺。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”

庄周忿然作色曰：“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。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鲍鱼焉。周问之曰：‘鲋鱼来！子何为者邪？’对曰：‘我，东海之波臣也。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’周曰：‘诺。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’鲍鱼忿然作色曰：‘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。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此言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！’”

曹商得车

宋人有曹商者，为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车数乘；王说之，益车百乘。反于宋，见庄子曰：“夫处穷闾厄巷，困窘织屦，槁项黄馘者，商之所短也；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，商之所长也。”

庄子曰：“秦王有病召医，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，舐痔者得车五乘，所治愈下，得车愈多。子岂治其痔邪，何得车之多也？子行矣！”

《孟子》

五十步笑百步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。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”

揠苗助长

宋人有悯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，芒芒然归，谓其人曰：“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长矣！”

其子趋而往视之，苗则槁矣。

王良与嬖奚

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，终日而不获一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“天下之贱工也！”

或以告王良。良曰：“请复之！”强而后可，一朝而获十禽。嬖奚反命曰：“天下之良工也！”

简子曰：“我使掌与女乘。”谓王良，良不可，曰：“吾为之范我驰驱，终日不获一；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。诗云：‘不失其驰，舍矢如破。’我不贯与小人乘，请辞！”

楚人学齐语

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。……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，虽日挞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！

攘鸡者

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，或告之曰：“是非君子之道。”

曰：“请损之，月攘一鸡，以待来年，然后已。”

如其非义，斯速已矣，何待来年？

墾间乞食

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。其良人出，则必履酒肉而后反。其妻问所与饮食者，则尽富贵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“良人出，则必履酒肉而后反，问其

与饮食者，尽富贵也。而未尝有显者来。吾将 良人之所之也。”

蚤起，施从良人之所之，遍国中无与立谈者。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，乞其余，不足，又顾而之他。此其为蹑足之道也。

其妻归，告其妾曰：“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终身也，今若此！”与其妾讪其良人，而相泣于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，施施从外来，骄其妻妾。

由君子观之，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几希矣！

学弈

弈之为数，小数也，不专心致志，则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国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诲二人弈，其一人专心致志，惟弈秋之为听；一人虽听之，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思援弓缴而射之。虽与之俱学，弗若之矣。为是其智弗若与？曰：非然也。

《尹文子》

宣王好射

宣王好射，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，其实所用不过三石。以示左右，左右皆引试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：“不下九石，非大王孰能用是！”宣王悦之。

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，而终身自以为九石。三石实也，九石名也。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。

黄公好谦

齐有黄公者，好谦卑。有二女，皆国色。以其美也，常谦辞毁之，以为丑恶。丑恶之名远布，年过而一国无聘者。

卫有嫫夫，时冒娶之，果国色。然后曰：“黄公好谦，故毁其子不姝美。”于是争礼之，亦国色也。

国色实也，丑恶名也，此违名而得实矣。

献山雉为凤凰

楚人担山雉者，路人问：“何鸟也？”

担雉者欺之曰：“凤凰也。”

路人曰：“我闻有凤凰，今直见之，汝贩之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则十金，弗与。请加倍，乃与之。

将欲献楚王，经宿而鸟死。路人不遑惜金，惟恨不得以献楚王。

国人传之，咸以为真凤凰，贵，欲以献之。遂闻楚王，王感其欲献于己，召而厚赐之，过于买鸟之金十倍。

盗与殴

庄里丈人，字长子曰盗，小子曰殴。盗出行，其父在后，追呼之曰：“盗！盗！”吏闻，因缚之。

其父呼殴喻吏，遽而声不转，但言：“殴，殴！”吏因殴之，几殒。

《荀子》

蒙鸠为巢

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。以羽为巢，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。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

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！

欹器

孔子观于鲁桓公之庙，有欹器焉。孔子问于守庙者曰：“此为何器？”

守庙者曰：“此盖为宥坐之器。”

孔子曰：“吾闻宥坐之器者，虚则欹，中则正，满则覆。”孔子顾谓弟子曰：“注水焉！”

弟子挹水而注之。中而正，满而覆，虚而欹。孔子喟然而叹曰：“吁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！”

《韩非子》

智子疑邻
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，其子曰：“不筑，必将有盗。”其邻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邻人之父。

和氏献璧

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，奉而献之厉王。厉王使玉人相之，玉人曰：“石也。”王以和为诳，而刖其左足。

及厉王薨，武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又曰：“石也。”王又以和为诳，而刖其右足。

武王薨，文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尽而继之以血。王闻之，使人问其故，曰：“天下之刖者多矣，子奚哭之悲也？”

和曰：“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诳，此吾所以悲也。”

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，遂命曰：“和氏之璧。”

唇亡齿寒

晋献公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而伐虢，大夫宫之奇谏曰：“不可。唇亡而齿寒，虞、虢相救，非相德也。今日晋灭虢，明日虞必随之亡。”虞君不听，受其璧而假之道。晋已取虢，还反灭虞。

纣为象箸

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。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，必将犀玉之杯。象箸玉杯不羹菽藿，则必旒象豹胎。旒象豹胎，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，则锦衣九重，广室高台。吾畏其卒，故怖其始。居五年，纣为肉圃，设炮烙，登糟邱，临酒池，纣遂以亡。

子罕之宝

宋之鄙人得璞玉而献之子罕，子罕不受，鄙人曰：“此宝也，宜为君子器，不宜为细人用。”

子罕曰：“尔以玉为宝，我以不受子玉为宝。”

目不见睫

楚庄王欲伐越，杜子谏曰：“王之伐越何也？”曰：“政乱兵弱。”

杜子曰：“臣愚患之。智如目也，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。王之兵自败于秦、晋，丧地数百里，此兵之弱也。庄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，此政之乱也。王之弱乱非越之下也，而欲伐越，此智之如目也。”王乃止。

故知之难，不在见人，在自见。故曰：“自见之谓明。”

涸泽之蛇

泽涸，蛇将徙，有小蛇谓大蛇曰：“子行而我随之，人以为蛇之行者耳，必有杀子者，不如相衔负我以行，人以我为神君也。”乃相衔负以越公道，人皆避之，曰：“神君也。”

远水不救近火

鲁穆公使众公子或宦于晋，或宦于荆。犁鉏曰：“假人于越而救溺子，越人虽善游，子必不生矣。失火而取水于海，海水虽多，火必不灭矣，远水不救近火也。今晋与荆虽强，而齐近鲁，患其不救乎？”

所长无用

鲁人身善织屨，妻善织缟，而欲徙于越。或谓之曰：“子必穷矣。”

鲁人曰：“何也？”

曰：“屨为履之也，而越人跣行；缟为冠之也，而越人被发。以子之所长，游于不用之国，欲使无穷，其可得乎？”

树难去易

夫杨横树之即生，倒树之即生，折而树之又生。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，则毋生杨矣。夫以十人之众，树易生之物，而不胜一人者何也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。

美与丑

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，有妾二人，其恶者贵，美者贱。杨子问其故，逆旅之父答曰：“美者自美，吾不知其美也，晋者自恶，吾不知其恶也。”

杨子谓弟子曰：“行贤而去自贤之心，焉往而不美。”

梦灶

卫灵公之时，弥子瑕有宠，专于卫国。侏儒有见公者曰：“臣之梦践矣。”

公曰：“何梦？”

对曰：“梦见灶，为见公也。”

公怒曰：“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，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？”

对曰：“夫日兼烛天下，一物不能当也。人君兼烛一国，一人不能壅也，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。夫灶一人炆焉，则后人无从见矣。今或者一人，有炆君者乎？则臣虽梦见灶，不亦可乎！”

惠子之智

张仪欲以秦、韩与魏之势伐齐、荆，而惠施欲以齐、荆偃兵。二人争之。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，而以攻齐、荆为利，而莫为惠子言。王果听张子，而以惠子言为不可。

攻齐、荆事已定，惠子入见，王言曰：“先生毋言矣。攻齐、荆之事果利矣，一国尽以为然。”

惠子因说：“不可不察也。夫齐、荆之事也诚利，一国尽以为利，是何智者之众也？攻齐、荆之事诚不利，一国尽以为利，何愚者之众也？凡谋者，疑也。疑也者，诚疑，以为可者半，以为不可者半。今一国尽以为可，是王亡半也。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。”

魏王谋郑

魏王谓郑王曰：“始郑、梁一国也，已而别，今愿复得郑而合之梁。”

郑君患之，召群臣而与之谋所以对魏，郑公子谓郑君曰：“此甚易应也。君对魏曰：以郑为故魏而可合也，则弊邑亦愿得梁而合之郑。”魏王乃止。

滥竽充数

齐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。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，宣王说之，廩食以数百人。宣王死，湣王立，好一一听之，处士逃。

夫妻祷告

卫人有夫妻祷者，而祝曰：“使我无故，得百束布。”

其夫曰：“何少也？”

对曰：“益是，子将以买妾。”

揄刀剽美人

荆王所爱妾有郑袖者。荆王新得美女，郑袖因教之曰：“王甚喜人之掩口也，为近王，必掩口。”美女入见，近王，因掩口。王问其故。郑袖曰：“此固言恶王之臭。”

及王与郑袖、美女三人坐，袖因先诫御者曰：“王适有言，必亟听从。”王言美女前，近王甚，数掩口。

王悖然怒曰：“剽之。”御因揄刀而剽美人。

买椟还珠

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，为木兰之柜，薰以桂椒，缀以珠玉，饰以玫瑰，辑以翡翠，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，此可谓善卖椟矣，未可谓善鬻珠也。

棘刺母猴

燕王好微巧，卫人曰：“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。”燕王说之，养之以五乘之奉。

王曰：“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。”

客曰：“人主欲观之，必半岁不入宫，不饮酒食肉，雨霁日出，视之晏阴之间，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。”燕王因养卫人，不能观其母猴。

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：“臣为削者也，诸微物必以削削之，而所削必大于削。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，难以治棘刺之端。王试观客之削，能与不能可知也。”

王曰：“善。”谓卫人曰：“客为棘刺之母猴何以？”

曰：“以削。”

王曰：“吾欲观见之。”

客曰：“臣请之舍取之。”因逃。

画鬼最易

客有为齐王画者，齐王问曰：“画孰最难者？”

曰：“犬马最难。”

“孰最易者？”

曰：“鬼魅最易。夫犬马，人所知也，旦暮罄于前，不可类之，故难。鬼魅无形者，不罄于前，故易之也。”

田仲自恃

齐有居士田仲者，宋人屈谷见之曰：“谷闻先生之义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谷有树瓠之道，坚如石，厚而无窍，献之。”

仲曰：“夫瓠所贵者，谓其可以盛也。今厚而无窍，则不可剖以盛物，而任重如坚石，则不可以剖而以斟，吾无以瓠为也。”

曰：“然，谷将弃之。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无益人之国，亦坚瓠之类也。”

郢书燕说

郢人有遗相国书者，夜书，火不明，因谓持烛者曰：“举烛。”云而过书举烛。举烛，非书意也，燕相受书而说之，曰：“举烛者，尚明也，尚明也者，举贤而任之。”燕相白王，王大说，国以治。治则治矣，非书意也。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。

郑人买履

郑人有且置履者，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；至之市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：“吾忘持度。”反归取之，及反，市罢，遂不得履。

人曰：“何不试之以足？”

曰：“宁信度，无自信也。”

桓公服紫

齐桓公好服紫，一国尽服紫。当是时也，五素不得一紫。桓公患之，谓管仲曰：“寡人好服紫，紫贵甚，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，寡人奈何？”

管仲曰：“君欲何不试勿衣紫也，谓左右曰：‘吾甚恶紫之臭。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，公必曰：‘少却，吾恶紫臭。’”

公曰：“诺。”

于是日郎中莫衣紫，其明日国中莫衣紫，三日境内莫衣紫也。

不鼓不成列

宋襄公与楚人战于涿谷上，宋人既成列矣，楚人未及济，右司马购强趋而谏曰：“楚人众而宋人寡，请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击之，必败。”

襄公曰：“寡人闻君子曰：不重伤，不擒二毛，不推人于险，不迫人于，不鼓不成列。今楚未济而击之，害义。请使楚人毕涉成阵而后鼓士进之。”

有司马曰：“君不爱宋民，腹心不完，特为人耳。”

公曰：“不反列，且行法。”右司马反列，楚人已成列撰阵矣，公乃鼓之，宋人大败，公伤股，三日而死。此乃慕自亲仁义之祸。

释车下走

齐景公游少海，传骑从中来谒曰：“婴疾甚，且死，恐公后之。”

景公遽起，传骑又至。景公曰：“趋驾烦且之乘，使驹子韩枢御之。”

行数百步，以驹为不疾，夺轡代之；御可数百步，以马为不进，尽释车而走。

以烦且之良，而驹子韩枢之巧，而以为不如下走也。

曾子杀彘

曾子之妻之市，其子随之而泣。其母曰：“女还，顾反为女杀彘。”

妻适市来，曾子欲捕彘杀之，妻止之曰：“特与婴儿戏耳。”

曾子曰：“婴儿非与戏也。婴儿非有知也，待父母而学者也，听父母之教。今子欺之，是教之欺也。母欺子，子而不信其母，非所以成教也。”

遂烹彘也。

西门豹治邺

西门豹为邺令，清克洁悫，秋毫之端无私利也，而甚简左右，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。

居期年，上计，居收其玺，豹自请曰：“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，今臣得矣，愿请玺复以治邺，不当，请伏斧囊之罪。”文侯不忍而复与之。

豹因重敛百姓，急事左右。期年，上计，文侯迎而拜之。豹对曰：“往年臣为君治邺，而君夺臣玺，今臣为左右治邺，而君拜臣，臣不能治矣。”遂纳玺而去，文侯不受，曰：“寡人曩不知子，今知矣，愿子勉为寡人治之。”

遂不受。

矛 盾

楚人有鬻楯与矛者，誉之曰：“吾楯之坚，物莫能陷也。”又誉其矛曰：“吾矛之利，于物无不陷也。”

或曰：“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？”其人弗能应也。
夫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，不可同世而立。

守株待兔

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株，兔走，触株折颈而死。因释其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复得，而身为宋国笑。《吕氏春秋》

黄羊举贤

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：“南阳无令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祁黄羊对曰：“解狐可。”平公曰：“解狐非子之仇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仇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

居有间，平公又问祁黄羊曰：“国无尉，其谁可而为之？”对曰：“午可。”平公曰：“午非子之子邪？”对曰：“君问可，非问臣之子也。”平公曰：“善。”又遂用之，国人称善焉。

孔子闻之曰：“善哉！祁黄羊之论也，外举不避仇，内举不避子，祁黄羊可谓公矣！”

腹 杀子

墨者有巨子腹 居秦，其子杀人。秦惠王曰：“先生之年长矣，非有它子也，寡人已令吏弗诛矣，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。”

腹 对曰：“墨者之法曰：‘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。’此所以禁杀伤人也。夫禁杀伤人者，天下之大义也。王虽为之赐，而令吏弗诛，腹 不可不行墨子之法。”不许惠王而遂杀之。

子人之所私也，忍所私以行大义，巨子可谓公矣！

楚有直躬者

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，而谒之上。上执而将诛之，直躬者请代之。

将诛矣，告吏曰：“父窃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诛之，国将有不诛者乎？”

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

邾君为甲

邾之故法，为甲裳以帛。公息忌谓邾君曰：“不若以组。凡甲之所以为

固者，以满窍也。今窍满矣，而任力者半耳。且组则不然，窍满则尽任力矣。”

邾君以为然，曰：“将何所以得组也？”

公息忌对曰：“上用之，则民为之矣。”

邾君曰：“善！”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。

公息忌知说之行也，因令其家皆为组。人有伤之者曰：“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，其家多为组也。”

邾君不说。于是复下令，令官为甲无以组。

燕雀相乐

燕雀争善处于一室之下，子母相哺也，媿媿焉相乐也，自以为安矣。灶突决则火上焚栋，燕雀颜色不变。是何也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。

以备不生

人有人妻者，人告其父母曰：“嫁不必生也，衣器之物可外藏之，以备不生。”

其父母以为然，于是令其女常外藏。姑妯知之，曰：“为我妇而有外心，不可畜。”因出之。

妇之父母以谓为己说者以为忠，终身善之，亦不知所以然矣。

孔子马逸

孔子行道而息，马逸，食人之稼，野人取其马。子贡请往说之，毕辞，野人不听。

有鄙人始事孔子者，曰：“请往说之。”因谓野人曰：“子不耕于东海，吾不耕于西海也，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？”其野人大说，相谓曰：“说亦皆如此其辩也，独如向之人！”解马而与之。

繇迎钟

中山之国有 繇者，智伯欲攻之，而无道也。为铸大钟，方车二轨以遗之。 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。赤章蔓枝谏曰：“诗云：‘唯则定国’。我胡以得是于智伯？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，必欲攻我而无道也，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。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，师必随之。”弗听。

有顷谏之。君曰：“大国为欢，而子逆之，不祥。子释之。”

赤章蔓枝曰：“为人臣不忠贞，罪也；忠贞不用，远身可也。”断鞅而行。至卫七日，而 繇亡。

桓公见稷

齐桓公见小臣稷，一日三至，弗得见。从者曰：“万乘之主，见布衣之士，一日三至，而弗得见，亦可以止矣！”

桓公曰：“不然。士惊禄爵者，固轻其主；其主惊霸王者，亦轻其士。”

纵夫子驚祿爵，吾庸敢驚霸王乎？”遂见之不可止。

荆人涉澮

荆人欲袭宋，使人先表澮水。澮水暴益，荆人弗知，循表而夜涉，溺死者千有余人，军惊而坏都舍。

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，今水已变而益多矣，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，此其所以败也。

刻舟求剑

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，遽契其舟，曰：“是吾剑之所从坠。”舟止，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

舟已行矣，而剑不行；求剑若此，不亦惑乎？

其父善游

有过于江上者，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，婴儿啼。人问其故，曰：“此其父善游。”

其父虽善游，其子岂遽善游哉？此任物，亦必悖矣！

以不解解之

鲁鄙人遗宋元王闭，元王号令于国：“有巧者皆来解闭”。

人莫之能解，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，乃能解其一，不能解其一，且曰：“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，固不可解也。”

问之鲁鄙人，鄙人曰：“然，固不可解也。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，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，是巧于我。”

故如儿说之弟子者，以不解解之也。

知人不易

孔子穷乎陈蔡之间，藜羹不斟，七日不尝粒，昼寝。

颜回索米，得而爨之，几熟，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。选间食熟，谒孔子而进食。孔子佯为不见之。

孔子起曰：“今者梦见先君，食洁而后馈。”

颜回对曰：“不可，向者煤炭入甑中，弃食不祥，回攫而饮之。”

孔子叹曰：“所信者目也，而目犹不可信；所恃者心也，而心犹不足恃。弟子记之，知人固不易矣！”

掣肘

宓子贱治亶父，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，将辞而行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，与之俱至于亶父。

邑吏皆朝，宓子贱令吏二人书。吏方将书，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。吏书之不善，则宓子贱为之怒。吏甚患之，辞而请归。宓子贱曰：“子之书甚不善，子勉归矣！”

二吏归报于君，曰：“宓子不得为书。”

君曰：“何故？”

吏对曰：“宓子使臣书，而时掣摇臣之肘；书恶而有甚怒。吏皆笑宓子。此臣所以辞而去也。”

鲁君太息而叹曰：“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。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，必数有之矣。微二人，寡人几过！”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：“自今以来，亶父非寡人之有也，子之有也。有便于亶父者，子决为之矣！五岁而言其要。”宓子敬诺，乃得行其术于亶父。

宋人御马

宋人有取道者，其马不进，倒而投之溪水。又复取道，其马不进，又倒而投之溪水。如此三者，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。不得造父之道，而徒得其威，无益于御。

次非斩蛟

荆有次非者，得宝剑于干遂。还反涉江，至于中流，有两蛟夹绕其船。

次非谓舟人曰：“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？”

舟人曰：“未之见边。”

次非攘臂祛衣，拔宝剑，曰：“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，弃剑以全己，余奚爱焉？”于是赴江刺蛟，杀之而复上船，舟中之人皆得活。

子罕忧邻

士尹池为荆使于宋，司城子罕觞之。南家之墙攀于前而不直，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。士尹池问其故。

司马子罕曰：“南家工人也，为鞞者也，吾将徙之，其父曰：‘吾恃力鞞以食三世矣，今徙之，是宋国之求鞞者不知吾处也，吾将不食。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。’为是，故吾弗徙也。西家高，吾宫庳，潦之经吾宫也利，故弗禁也。”

士尹池归荆，荆王适兴兵而攻宋，士尹池谏于荆王曰：“宋不可攻也，其主贤，其相仁，贤者能得民，仁者能用人，荆国攻之，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！”故释宋而攻郑。

相马术

古之善相马者，寒风是相口齿，麻朝相颊，子女厉相目，卫忌相髭，许鄙相尻，投伐褐相胸胁，管青相臄肋，陈悲相股脚，秦牙相前，赞君相后，凡此十人者，皆天下之良工也。若赵之王良，秦之伯乐、九方堙，尤尽其妙矣。其所以相者不同，见马之一征也，而知节之高卑、足之滑易、材之坚脆、

能之长短。

非独相马然也，人亦有征，事与国皆有征。

幽王击鼓

周宅酆镐，近戎人，与诸侯约，为高葆祷于王路，置鼓其上，远近相闻，即戎寇至，传鼓相告，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。戎寇当至，幽王击鼓，诸侯之兵皆至，褒姒大说喜之。幽王欲褒姒之笑也，因数击鼓，诸侯之兵数至，而无寇至。于后戎寇真至，幽王击鼓，诸侯兵不至。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，为天下笑。

穿井得一人

宋之丁氏，家无井而出溉汲，常一人居外。及其家穿井，告人曰：“吾穿井得一人。”

有闻而传之者曰：“丁氏穿井得一人。”

国人道之，闻之于宋君。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。丁氏对曰：“得一人之使，非得一人于井中也。”

三豕涉河

子夏之晋，过卫，有读史记者曰：“晋师三豕涉河。”

子夏曰：“非也，是己亥也。夫己与三相近，豕与亥相似。”

至于晋而问之，则曰：晋师己亥涉河也。

辞多类非而是，多类是而非，是非之经，不可不分。

宋王与使者

齐攻宋，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。使者还曰：“齐寇近矣，国人恐矣。”左右皆谓宋王曰：“此所谓肉自生虫者也。以宋之强、齐兵之弱，恶能如此？”宋王因怒而讎杀之。

又使人往视齐寇。使者报如前，宋王又怒讎杀之。如此者三。

其后又使人往视。齐寇近矣，国人恐矣。使者遇其兄曰：“国危甚矣，若将安适？”

其弟曰：“为王视齐寇，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。今又私患，向之先视齐寇者皆以‘寇之近也’报而死。今也报其情死，不报其情又恐死，将若何？”

其兄曰：“如报其情，有且先夫死者死，先夫亡者亡。”

于是报于王曰：“殊不知齐寇之所在，国人甚安。”

王大喜，左右皆曰：“向之死者宜矣。”王多赐之金。

寇至，王自投车上，驰而走。此人得以富于他国。

掩耳盗钟

范氏之亡也，百姓有得钟者。欲负而走，则钟大不对负。以椎毁之，钟况然有音，恐人闻之而夺己也，遽掩其耳。

恶人闻之可也，恶己自闻之，悖矣。

齐人有好猎者

齐人有好猎者，旷日持久，而不得兽，入则媿其家室，出则媿其知友州里。惟其所以不得之故，则狗恶也。欲得良狗，则家贫无以。于是还疾耕，疾耕则家富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。狗良则数得兽矣，田猎之获常过人矣。

非独猎也，百事也尽然。

生木造屋

高阳应将将为室，家匠对曰：“未可也，木尚生，加涂其上，必将挠。以生为室，今虽善，后将必败。”

高阳应曰：“缘子之言，则室不败也，木益枯则劲，涂益干则轻，以益劲任益轻，则不败。”

匠人无辞而对，受令而为之。室之始成也善，其后果败。

高阳应好小察，而不通乎大理也。

取鼠之狗

齐有善相狗者，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，期年乃得之，曰：“是良狗也。”其邻畜之数年，而不取鼠。以告相者，相者曰：“此良狗也，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；欲其取鼠也则桎之。”其邻桎其后足，狗乃取鼠。

《列子》

杞人忧天

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，身亡所寄，废寝食者。又有忧彼之所忧者，因往晓之，曰：“天，积气耳，亡处亡气。若屈伸呼吸，终日在天中行止，奈何忧崩坠乎？”

其人曰：“天果积气，日、月、星宿，不当坠邪？”

晓之者曰：“日、月、星宿，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；只使坠，亦不能有所中伤。”

其人曰：“奈地坏何？”

晓者曰：“地，积块耳，充塞四虚，亡处亡块。若躇步跼蹐，终日在地上行止，奈何忧其坏？”

其人舍然大喜，晓之者亦舍然大喜。

为盗之道

齐之国氏大富，宋之向氏大贫，自宋之齐请其术。

国氏告之曰：“吾善为盗。始吾为盗也，一年而给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壤。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闾。”

向氏大喜。喻其为盗之言，而不喻其为盗之道。遂踰垣凿室，手目所及，亡不探也。未及时，以赃获罪，没其先居之财。

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，往而怨之。

国氏曰：“若为盗若何？”

向氏言其状。国氏曰：“嘻！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？今将告若矣：吾闻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，云雨之滂润，山泽之孕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筑吾垣，建吾舍。陆盗禽兽，水盗鱼鳖，亡非盗也。夫禾稼、土木、禽兽、鱼鳖，皆天之所生，岂吾之所有？然吾盗天而亡殃，夫金玉、珍宝、谷帛、财货，人之所聚，岂天之所与？若盗之而获罪，孰怨哉？”

列子射箭

列御寇为伯昏瞀人射，引之盈贯，措杯水其肘上，发之，镞矢复沓，方矢复寓。当是时也，犹象人也。

伯昏瞀人曰：“是射之射，非不射之射也。当与汝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若能射乎？”

于是瞀人遂登高山，履危石，临百仞之渊，背逡巡，足二分垂在外，揖御寇而进之。御寇伏地，汗流至踵。

伯昏瞀人曰：“夫至人者，上窥青天，下潜黄泉，挥斥八极，神气不变。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，尔于中也殆矣夫！”

海上沬鸟

海上之人有好沬鸟者，每旦之海上，从沬鸟游。沬鸟之至者，百住而不

止。

其父曰：“吾闻沔鸟皆从汝游，汝取来吾玩之。”明日之海上，沔鸟舞而不下也。

朝三暮四

宋有狙公者，爱狙，养之成群，能解狙之意，狙亦得公之心。损其家口，充狙之欲。俄而匮焉，将限其食。恐众狙之不驯己也，先诳之曰：“与若茅，朝三而暮四，足乎？”众狙皆起而怒。

俄而曰：“与若茅，朝四而暮三，足乎？”众狙皆伏而喜。

燕人还国

燕人生于燕，长于楚，及老而还本国。过晋国，同行者诳之，指城曰：“此燕国之城。”其人愀然变容。

指社曰：“此若里之社。”乃喟然而叹。

指舍曰：“此若先人之庐。”乃涓然而泣。

指垄曰：“此若先人之冢。”其人哭不自禁。

同行者哑然大笑，曰：“予昔给若，此晋国耳。”其人大惭。

及至燕，真见燕国之城社，真见先人之庐冢，悲心更微。

愚公移山

太行、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。本在冀州之南，河阳之北。

北山愚公者，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。惩山北之塞，出入之迂也，聚室而谋曰：“吾与汝毕力平险，指通豫南，达于汉阴，可乎？”杂然相许。

其妻献疑曰：“以君之力，曾不能损魁父之丘，如太行、王屋何？且焉置土石？”

杂曰：“投诸渤海之尾，隐土之北。”

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，叩石垦壤，箕畚运于渤海之尾。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，始龀，跳往助之。寒暑易节，始一反焉。

河曲智叟笑而止之，曰：“甚矣，汝之不惠！以残年余力，曾不能毁山之一毛，其如土石何？”

北山愚公长息曰：“汝心之固，固不可彻，曾不若孀妻弱子！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；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。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，而山不加增，何苦而不平？”河曲智叟亡以应。

操蛇之神闻之，惧其不已也，告之于帝。帝感其诚，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，一厓朔东，一厓雍南。自此冀之南，汉之阴，无陇断焉。

两小儿辩日

孔子东游，见两小儿辩斗，问其故。

一儿曰：“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，而日中时远也。”一儿以日初出远，而日中时近也。

一儿曰：“日初出大如车盖，及日中，则如盘盂，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？”

一儿曰：“日初出沧沧凉凉，及其日中，如探汤，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？”

孔子不能决也。两小儿笑曰：“孰为汝多知乎？”

郑师文学琴

瓠巴鼓琴而鸟舞鱼跃，郑师文闻之，弃家从师襄游。柱指钩弦，三年不成章。

师襄曰：“子可以归矣。”

师文舍其琴，叹曰：“文非弦之不能钩，非竟之不能成。文所存者不在弦，所志者不在声。内不得于心，外不应于器，故不敢发手而动弦。且小假之，以观其后。”

无几何，复见师襄。师襄曰：“子之琴何如？”

师文曰：“得之矣。请尝试之。”

于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，凉风忽至，草木成实。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夹钟，温风徐回，草木发荣。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，霜雪交下，川池暴沍。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，阳光炽烈，坚冰立散。将终，命宫而总四弦，则景风翔，庆云浮，甘露降，澧泉涌。

师襄乃抚心高蹈曰：“微矣，子之弹也！虽师旷之清角，邹衍之吹律，亡以加之。彼将挟琴执管而从子之后耳。”

薛谭学讴

薛谭学讴于秦青，未穷青之技，自谓尽之，遂辞归。秦青弗止，饯于郊衢，抚节悲歌，声振林木，响遏行云。薛谭乃谢，求反。终身不敢言归。

韩娥善歌

昔韩娥东之齐，匱粮，过雍门，鬻歌假食。既去，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，左右以其人弗去。

过逆旅，逆旅人辱之，韩娥因曼声哀哭，一里老幼，悲愁垂涕相对，三日不食。遽而追之。娥还，复为曼声长歌，一里老幼，善跃共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赂发之。

纪昌学射

甘蝇，古之善射者，彀弓而兽伏鸟下。弟子名飞卫，学射于甘蝇，而巧过其师。

纪昌者，又学射于飞卫。飞卫曰：“尔先学不瞬，而后可言射矣。”

纪昌归，偃卧其妻之机下，以目承牵挺。二年之后，虽锥未倒眚，而不瞬也。

以告飞卫。飞卫曰：“未也，亚学视而后。可。视小如大，视微如著，而

后告我。”

昌以牦悬虱于牖，南面而望之。旬日之间，浸大也；三年之后，如车轮焉。以睹余物，皆丘山也。乃以燕角之弧、朔篷之箛射之，贯虱之心，而悬不绝。

以告飞卫。飞卫高蹈拊膺曰：“汝得之矣！”

造父习御

造父之师曰泰豆氏。

造父之始从习御也，执礼甚卑。泰豆三年不告。造父执礼愈谨，乃告之曰：“古诗言：‘良弓之子，必先为箕，良冶之子，必先为裘。’汝先观吾趣。趣如吾，然后六辔可持，六马可御。”

造父曰：“唯命所从。”

泰豆乃立木为涂，仅可容足，计步而置，履之而行。趣走往还，无跌失也。

造父学之，三日尽其巧。

泰父叹曰：“子何其敏也，得之捷乎，凡所御者亦如此也。曩汝之行，得之于足，应之于心。推于御也，齐辑乎辔衔之际，而急缓乎唇吻之和，正度乎胸臆之中，而执节乎掌握之间。内得于中心，而外合于马志，是故能进退履绳，而旋曲中规，取道致远，而气力有余。诚得其术也，得之于衔，应之于辔；得之于辔，应之于手；得之于手，应之于心。则不以目视，不以策驱；心闲体正，六辔不乱，而二十四蹠所投无差，回旋进退，莫不中节。然后舆轮之外，可使无余辙，马蹠之外，可使无余地，未尝觉山谷之险，原隰之夷，视之一也。吾术穷矣，汝其识之！”

田夫献曝

昔者宋国有田夫，常衣缊屨，仅以过冬；暨春东作，自曝于日，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，绵纁狐貉，顾谓其妻曰：“负日之暄，人莫知者，以献吾君，将有重赏。”

关尹子教射

列子学射，中矣，请于关尹子。尹子曰：“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？”

对曰：“弗知也。”

关尹子曰：“未可。”退而习之，三年，又以报关尹子。

尹子曰：“子知子之所以中乎？”

列子曰：“知子矣。”

关尹子曰：“可矣，守而勿失也。非独射也，为国与身亦皆如之。”

施氏与孟氏

鲁施氏有二子，其一好学，其一好兵。好学者以术干齐侯，齐侯纳之以为诸公子傅，好兵者之楚，以法干楚王，王悦之，以为军正，禄富其家，爵

荣其亲。

施氏之邻人孟氏，同有二子，所业亦同，而窘于贫，羨施氏之有，因从请进趋之方。二子以实告孟氏。

孟氏之一子之秦，以术干秦王，秦王曰：“当今诸侯力争，所务兵食而已。若用仁义治吾国，是灭亡之道。”遂宫而放之。

其一子之卫，以法干卫侯，卫侯曰：“吾弱国也，而摄乎大国之间。大国吾事之，小国吾抚之，是求安之道。若赖兵权，灭亡可待矣。若全而归之，适于他国，为吾之患不轻矣。”遂别之而还诸鲁。

既反，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让施氏。

施氏曰：“凡得时者昌，失时者亡。子道与吾同，而功与吾异，失时者也，非行之廖也。且天下理无常是，事无常非。先日所用，今或弃之；今之所弃，后或用之。此用与不用，无定是非也。投隙抵时，应事无方，属乎智。智苟不足，使君博如孔丘，术如吕尚焉往而不穷哉？”

孟氏父子舍然无愠容，曰：“吾知之矣，子勿重言。”

道见桑妇

晋文公出，会欲伐卫。公子锄仰天而笑，公问何笑。

曰：“臣笑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，道见桑妇，悦而与言，然顾视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。臣窃笑此也。”

公悟其言，乃止，引师而还。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。

兰子进技

宋有兰子者，以技干宋元。宋元召而使见其技。以双枝长倍其身，属其胫，并趋并驰。弄七剑，迭而跃之，五剑常在空中。元君大惊，立赐金帛。

又有兰子又能燕戏者，闻之，复以干元君。元君大怒曰：“昔有异技干寡人者，技无庸，适值寡人有欢心，故赐金帛。彼必闻此而进，复望吾赏。”拘而拟戮之，经月乃放。

九方皋相马

秦穆公谓伯乐曰：“子之年长矣，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？”

伯乐对曰：“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。天下之马者，若灭若没，若亡若失。若此者绝尘弭。臣之子皆下才也，可告以良马，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。臣有所与共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，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。请见之。”

穆公见之，使行求马。三月而反报曰：“已得之矣，在沙丘。”

穆公曰：“何马也？”

对曰：“牝而黄。”

使人往取之，牡而骊。穆公不说。召伯乐而谓之曰：“败矣，子所使求马者，色物牝牡尚弗能知，又何马之能知也？”

伯乐喟然太息曰：“一至于此乎！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。若皋之所观，天机也。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。见其所见，不见其所不见；视其所视，而遗其所不视。若皋之相马，乃有贵乎马者也。”

马至，果天下之马也。

牛缺遇盗

牛缺者，上地之大儒也。下之邯郸，遇盗于耦沙之中，尽取其衣装车牛，步而去。

视之，欢然无忧吝之色，盗追而问其故。

曰：“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。”

盗曰：“嘻！贤矣夫！”

既而相谓曰：“以彼之贤，往见赵君，使以我为是，必困我。不如杀之。”乃相与追而杀之。

燕人闻之，聚族相戒曰：“遇盗莫如上地之牛缺也！”皆受教。

俄而其弟适秦，至关下，果遇盗。忆其兄之戒，因与盗力争，既而不如，又追而以卑辞请物。

盗怒曰：“吾活汝弘矣，而追吾不已，迹将著焉。既为盗矣，仁将焉在！”遂杀之，又傍害其党四五人焉。

不食盗食

东方有人焉，曰爰旌目，将有适也，而饿于道。

狐父之盗曰丘，见而下壶飧以飧之。

爰旌目三而后能视，曰：“子何为者也？”

曰：“我狐父之人丘也。”

爰旌目曰：“嘻！汝非盗邪？胡为而食我？吾义不食子之食也。”

两手据地而欧之，不出，喀喀然遂伏而死。

歧路亡羊

杨子之邻人亡羊，既率其党，又请杨子之竖追之。

杨子曰：“嘻！亡一羊何追者之众？”

邻人曰：“多歧路。”

既反，问：“获羊乎？”

曰：“亡之矣。”

曰：“奚亡之？”

曰：“歧路之中又有歧焉，吾不知所之，所以反也。”

杨子戚然变容，不言者移时，不笑者竟日。

门人怪之，请曰：“羊，贱畜，又非夫子之有，而损言笑者何哉？”

杨子不答，门人不获所命。

弟子孟孙阳出，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与孟孙阳偕入而问曰：“昔有昆弟三人，游齐鲁之间，同师而学，进仁义之道而归。其父曰：‘仁义之道若何？’伯曰：‘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。’仲曰：‘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。’叔曰：‘仁义使我身名并全。’彼三术相反，而同出于儒。孰是孰非邪？”

杨子曰：“人有滨河而居者，习于水，勇于泅，操舟鬻渡，利供百口。裹粮就学者成徒，而溺死者几半。本学泅，不学溺，而利害如此。若以为孰

是孰非？”

心都子嘿然而出。孟孙阳让之曰：“何吾子问之迂，夫子答之僻？吾惑愈甚。”

心都子曰：“大道以多歧亡羊，学者以多方丧生。学非本不同，非本不一，而未异若是。唯归同反一，为亡得丧。子长先生之门，习先生之道，而不达先生之况也，哀哉！”

杨布打狗

杨朱之弟曰布，衣素衣而出。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缁衣而反。其狗不知，迎而吠之。杨布怒，将扑之。

杨朱曰：“子无扑矣，子亦犹是也。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，岂能无怪哉？”

不死之道

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，燕君使人受之，不捷，而言者死。燕君甚怒其使者，将加诛焉。

幸臣谏曰：“人所忧者莫急于死，已所重者莫过乎生。彼自丧其生，安能令君不死也？”乃不诛。

献 鸪

邯郸之民，以正月之旦献鸪于简子，简子大悦，厚赏之。客问其故。

简子曰：“正旦放生，亦有恩也。”

客曰：“民知君之欲放之，竞而捕之，死者众矣。君如欲生之，不若禁民勿捕；捕而放之，恩过不相补矣。”

简子曰：“然！”

鲍氏之子

齐田氏祖于庭，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献鱼雁者，田氏视之，乃叹曰：“天之于民厚矣，殖五谷，生鱼鸟，以为之用。”众客和之如响。

鲍氏之子年十二，预于次，进曰：“不如君言。天地万物与我共生，类也。类无贵贱，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，迭相食，非相为而生之。人取可食者而食之，岂天本为人生之？且蚊蚋嚼肤，虎狼食肉，非天本为蚊蚋生人，虎狼生肉者哉？”

岂辱马医

齐有贫者，常乞于城市。城市患其亟也，众莫之与，遂适田氏之厩，从马医作役，而假食郭中。

人戏之曰：“从马医而食，不以辱乎？”

乞儿曰：“天下之辱莫过于乞，乞犹不辱，岂辱马医哉？”

疑邻窃鈇

人有亡鈇者，意其邻之子。视其行步，窃鈇也；颜色，窃鈇也；言语，窃鈇也，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。

俄而扞其谷而得其鈇，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，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。

齐人攫金

昔齐人有欲金者，清旦衣冠而之市，适鬻金者之所，因攫其金而去。吏捕得之，问曰：“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？”

对曰：“取金之时，不见人，徒见金。”

《战国策》

楚人有两妻者

楚人有两妻者，人詖其长者，长者詈之；詖其少者，少者许之。居无几何，有两妻者死。客谓詖者曰：“汝取长者乎？少者乎？”曰：“取长者。”客曰：“长者詈汝，少者和汝，汝何为取长者？”曰：“居彼人之所，则欲其许我也。今为我妻，则欲其为我詈人也。”

扁鹊见秦王

医扁鹊见秦武王，武王示之病，扁鹊请除。左右曰：“君之病，在耳之前，目之下，除之未必已也，将使耳不聪，目不明。”君以告扁鹊。扁鹊怒而投其石，曰：“君与知之者谋之，而与不知之者败之。使此知秦国之政也，则君一举而亡国矣。”

曾母投杼

昔者曾子处费，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，人告曾子母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曾子之母曰：“吾子不杀人。”织自若。有顷焉，人又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尚织自若也。顷之，一人又告之曰：“曾参杀人。”其母惧，投杼逾墙而走。

邹忌比美

邹忌修八尺有余，身体昉丽。朝服衣冠窥镜，谓其妻曰：“我孰与城北徐公美？”其妻曰：“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公也！”城北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“吾孰与徐公美？”妾曰：“徐公何能及君也！”旦日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，问之客曰：“吾与徐公孰美？”客曰：“徐公不若君之美也！”明日，徐公来。孰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。暮，寝而思之曰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”

画蛇添足

楚有祠者，赐其舍人卮酒。舍人相谓曰：“数人饮之不足，一人饮之有余。请画地为蛇，先成者饮酒。”一人蛇先成，引酒且饮之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画蛇，曰：“吾能为之足。”

未成，一人之蛇成，夺其卮曰：“蛇固无足，子安能为之足？”遂饮其酒。
为蛇足者，终亡其酒。

设为不宦

齐人见田骈，曰：“闻先生高议；设为不宦，而愿为役。”

田骈曰：“子何闻之？”

对曰：“臣闻之邻人之女。”

田骈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对曰：“臣邻人之女，设为不嫁，行年三十而有七子，不嫁则不嫁，然嫁过毕矣。今先生设为不宦，訾养千钟，徒百人，不宦则然矣，而富过毕也。”
田子辞。

狐假虎威

虎求百兽而食之，得狐。狐曰：“子无敢食我也。天帝使我长百兽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之命也。子以我为不信，吾为子先行，子随我后，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！”虎以为然，故遂与之行。兽见之皆走。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，以为畏狐也。

田单攻狄

田单将攻狄，往见鲁仲子。仲子曰：“将军攻狄，不能下也。”

田单曰：“臣以五里之城，七里之郭，破亡余卒，破万乘之燕，复齐墟。攻狄而不下，何也？”上车弗谢而去。遂攻狄，三月而不克之也。

齐婴儿谣曰：“大冠若箕，修剑拄颐，攻狄不能，下垒枯丘。”

田单乃惧，问鲁仲子曰：“先生谓单不能下狄，请闻其说。”

鲁仲子曰：“将军之在即墨，坐而织蓑，立而丈插，为士卒倡曰：‘可往矣！宋庙亡矣！云日尚矣！归于何党矣！’当此之时，将军有死之心，而士卒无生之气，闻若言，莫不挥泣奋臂而欲战，此所以破燕也。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，西有菑上之虞，黄金横带，而驰乎淄、澠之间，有生之乐，无死之心，所以不胜者也。”

田单曰：“单有心，先生志之矣。”

明日，乃厉气循城，立于矢石之所，乃援桴鼓之，狄人乃下。

亡羊补牢

庄辛谓楚襄王曰：“君王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，专淫逸侈靡，不顾国政，郢都必危矣。”

襄王曰：“先生老悖乎？将以为楚国妖祥乎？”

庄辛曰：“臣诚见其必然者也，非敢以国妖祥也。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，楚国必亡矣。臣请辟于赵，淹留以观之。”

庄辛去之赵，留五月，秦果举鄢、郢、巫、上蔡、陈之地，襄王流掩于城阳。于是使人发骑，征庄辛于赵。庄辛曰：“诺。”

庄辛至，襄王曰：“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，今事至于此，为之奈何？”
庄辛对曰：“臣闻鄙语曰：‘见兔而顾犬，未为晚也；亡羊而补牢，未为迟也。’臣闻昔汤、武以百里昌，桀、纣以天下亡。今楚国虽小，绝长续短，犹以数千里，岂特百里哉？”

不死之药

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，谒者操以入。中射之士问曰：“可食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因夺而食之。王怒，使人杀中射之士。

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：“臣问谒者，谒者曰可食，臣故食之。是臣无罪，而罪在谒者也。且客献不死之药，臣食之而王杀臣，是死药也。王杀无罪之臣，而明人之欺王。”王乃不杀。

惊弓之鸟

更羸与魏王处京台之下，仰见飞鸟。更羸谓魏王曰：“臣为王引弓虚发而下鸟。”

魏王曰：“然则射可至此乎？”

更羸曰：“可。”

有间，雁从东方来，更羸以虚发而下之。

魏王曰：“然则射可至此乎？”

更羸曰：“此孽也。”

王曰：“先生何以知之？”

对曰：“其飞徐而鸣悲。飞徐者，故疮痛也；鸣悲者，久失群也。故疮未息，而惊心未去也，闻弦音，引而高飞，故疮陨也。”

骥遇伯乐

君亦闻骥乎？夫骥之齿至矣，服盐车而上太行，蹄申膝折，尾湛附溃，漉汁洒地，白汗交流，中阪迁延，负辕不能上。

伯乐遭之，下车攀而哭之，解纆衣以羸之。骥于是俛而喷，仰而鸣，声达于天，若出金石声者，何也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。

决蹠而去

人有置系蹠者而得虎。虎怒，决蹠而去。

虎之情，非不爱其蹠也，然而不以环寸之蹠，害七尺之躯者，权也。

文侯期猎

文侯与虞人期猎。是日，饮酒乐，天雨。文侯将出，左右曰：“今日饮酒乐，天又雨，公将焉之？”

文侯曰：“吾与虞人期猎，虽乐，岂可不一会期哉！”乃往，身自罢之。魏于是乎始强。

魏王称乐

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而称乐。

文侯曰：“钟声不比乎，左高。”田子方笑。

文侯曰：“奚笑？”

子方曰：“臣闻之，君明则乐官，不明则乐音。今君审于声，臣恐君之聋于官也。”

文侯曰：“善，敬闻命。”

三人成虎

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，谓魏王曰：“今一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”

王曰：“否。”

“二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”

王曰：“寡人疑之矣。”

“三人言市有虎，王信之乎？”

王曰：“寡人信之矣。”

庞葱曰：“夫市之无虎明矣，然而三人言而成虎。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，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，愿王察之矣。”

王曰：“寡人自为知。”

于是辞行，而谗言先至。后太子罢质，果不得见。

南辕北辙

魏王欲攻邯郸，季梁闻之，中道而反，衣焦不申，头尘不去，往见王曰：“今者臣来，见人于大行，方北面而持其驾，告臣曰：‘我欲之楚。’”

“臣曰：‘君之楚，将奚为北面？’”

“曰：‘吾马良。’”

“臣曰：‘马虽良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”

“曰：‘吾用多。’”

“臣曰：‘用虽多，此非楚之路也。’”

“曰：‘吾御者善。’”

“‘此数者愈善，而离楚愈远耳。’”

“今王动欲成霸王，举欲信于天下。恃王国之大，兵之精锐，而攻邯郸，以广地尊名，王之动愈数，而离王愈远耳，犹至楚而北行也。”

买千里马首

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三年不能得。

涓人言于君曰：“请求之。”君遣之。三月得千里马，马已死，买其首五百金，反以报君。

君大怒曰：“所求者生马，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？”

涓人对曰：“死马且买之五百金，况生马乎？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，马今至矣。”

于是不能期年，千里之马至者三。

马价十倍

人有卖骏马者，比三旦立市，人莫之知。往见伯乐曰：“臣有骏马，欲卖之，比三旦立于市，人莫与言。愿子还而视之，去而顾之，臣请献一朝之贾。”

伯乐乃还而视之，去而顾之。一旦而马价十倍。

鹬蚌相争

蚌方出曝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钳其喙。

鹬曰：“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即有死蚌。”

蚌亦谓鹬曰：“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即有死鹬。”

两者不肯相舍，渔者得而并禽之。

宋 玉

曲高和寡

客有歌于郢中者，其始曰《下里巴人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；其为《阳阿》《薤露》，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；其为《阳春白雪》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；引商刻羽，杂以流徵，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。是其曲弥高，其和弥寡。

《淮南子》

宓子论过

宾有见人于宓子者。宾出，宓子曰：“子之宾独有三过：望我而笑，是撻也；谈话而不称师，是返也；交浅而言深，是乱也。”

宾曰：“望君而笑，是公也；谈话而不称师，是通也；交浅而言深，是忠也。”故宾之容，一体也；或以为君子，或以为小人，所自视之异也。

公仪休嗜鱼

公仪休相鲁而嗜鱼，一国献鱼，公仪子弗受，其弟子谏曰：“夫子嗜鱼，弗受何也？”

答曰：“夫唯嗜鱼，故弗受。夫受鱼而免于相，虽嗜鱼，不能自给鱼，毋受鱼而不免于相，则能长自给鱼。”

小偷献计

楚将子发好求技道之士。楚有善为偷者，往见曰：“闻君求技道之士，臣偷也，愿以技贖一卒。”子发闻之，衣不给带，冠不暇正，出见而礼之。

左右谏曰：“偷者，天下之盗也，何为之礼？”

君曰：“此非左右之所得与。”

后无几何，齐兴兵伐楚，子发将师以当之，兵三却。楚贤良大夫，皆尽其计而悉其诚，齐师愈强。于是市偷进请曰：“臣有薄技，愿为君行之。”

子发曰：“诺。”不问其辞而遣之。

偷则夜解齐将军之帟帐而献之。子发因使人归之，曰：“卒有出薪者，得将军之帷，使归之于执事。”

明又复往，取其枕。子发又使人归之。明日，又复往取其簪。子发又使归之。

齐师闻之，大骇。将军与军吏谋曰：“今日不去，楚君恐取吾头。”乃还师而去。

穆公失马

秦穆公出游而车败，右服失马，野人得之。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，野人方屠而食之。穆公曰：“夫食骏马之肉，而不还饮酒者，伤人。吾恐其伤汝等。”遍饮而去之。

处一年，与晋惠公为韩之战，晋师围穆公之车。梁由靡扣穆公之骖，获之。食马肉者三百余人，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，遂克晋，虏惠公以归。

塞翁失马

近塞上之人，有善术者，马无故亡而入胡，人皆吊之。其父曰：“此何遽不为福乎？”

居数月，其马将胡骏马而归，人皆贺之。其父曰：“此何遽不能为祸乎？”
家富良马，其子好骑，堕而折其髀，人皆吊之。其父曰：“此何遽不为福乎？”

居一年，胡人大入塞，丁壮者弓弦而战，近塞之人，死者十九，此独以破之故，父子相保。

靖郭君将城薛

靖郭君将城薛，宾客多止之，弗听。靖郭君谓谒者曰：“无为宾通言。”
齐人有请见者，曰：“臣请道三言而已，过三言，请烹。”

靖郭君闻而见之。宾趋而进，再拜而兴，因称曰：“海大鱼。”则反走。
靖郭君止之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

宾曰：“臣不敢以死为熙。”

靖郭君曰：“先生不远道而至此，为寡人称之。”

宾曰：“海大鱼，网弗能止也，钓弗能牵也，荡而失水，则蝼蚁皆得志焉。今夫齐，君之渊也。君失齐，则薛能自存乎？”

靖郭君曰：“善！”乃止，不城薛。

螳螂搏轮

齐庄公出猎，有一虫举足将搏其轮。问其御曰：“此何虫也？”

对曰：“此所谓螳螂者也。其为虫也，知进而不知却，不量力而轻敌。”

庄公曰：“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！”回车而避之。

《史记》

指鹿为马

赵高欲为乱，恐群臣不听，乃先设验。持鹿献于二世，曰：“马也。”二世笑曰：“丞相误邪？谓鹿为马。”问左右，左右或默，或言马以阿顺赵高。或言鹿（者），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。后群臣皆畏高。

卞庄子刺虎

卞庄子欲刺虎，馆竖子止之，曰：“两虎方且食牛，食甘必急，急则必斗，斗则大者伤，小者死。从伤而刺之，一举必有双虎之名。”卞庄子以为然，立须之。有顷，两虎果斗，大者伤，小者死。庄子从伤者而刺之，一举果有双虎之功。

《说苑》

齿亡舌存

（常枞）张其口而示老子曰：“吾舌存乎？”

老子曰：“然。”

“吾齿存乎？”

老子曰：“亡。”

常枞曰：“子知之乎？”

老子曰：“夫舌之存也，岂非以其柔耶？齿之亡也，岂非以其刚耶？”

常枞曰：“嘻！是已，天下之事已尽矣！”

晏子使楚

晏子使楚。晏子短，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。晏子不入，曰：“使至狗国者，从狗门入，今臣使楚，不当从此门。”傧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。

王曰：“齐无人耶？”

晏子对曰：“齐之临淄，三百闾，张袂成帷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，何为无人？”

王曰：“然则何为使子？”

晏子对曰：“齐命使，各有所主，其贤者使贤主，不肖者使不肖主。婴最不肖，故宜使楚耳！”

曲突徙薪

客有过主人者，见灶直突，傍有积薪。客谓主人曰：“曲其突，远其积薪；不者，将有火患。”主人嘿然不应。

居无几何，家果失火。乡聚里中人哀而救之，火幸息。

于是杀牛置酒，燔发灼烂者在上行，余各用功次坐，而反不录言曲突者。向使主人听客之言，不费牛酒，终无火患。

泉将东徙

泉逢鸠，鸠曰：“子将安之？”

泉曰：“我将东徙。”

鸠曰：“何故？”

泉曰：“乡人皆恶我鸣，以故东徙。”

鸠曰：“子能更鸣，可矣；不能更鸣，东徙犹恶子之声。”

《新序》

反裘负刍

魏文侯出游，见路人反裘而负刍。

文侯曰：“胡为反裘而负刍？”

对曰：“臣爱其毛。”

文侯曰：“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持耶？”

叶公好龙

叶公子高好龙，钩以写龙，凿以写龙，屋室雕文以写龙。于是天龙闻而下之，窥头于牖，施尾于堂。叶公见之，弃而还走，失其魂魄，五色无主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。

《论衡》

周人仕数不遇

昔周人有仕数不遇，年老白首，泣涕于涂者，人或问之：“何为泣乎？”

对曰：“吾仕数不遇，自伤年老失时，是以泣也。”

人曰：“仕奈何不一遇也？”

对曰：“吾年少之时，学为文。文德成就，始欲仕宦，人君好用老。用老主亡，后主又用武，吾更为武。武节始就，武主又亡。少主始立，好用少年，吾年又老。是以未尝一遇。”

《韩诗外传》

国宝

齐宣王与魏惠王会于郊，魏王曰：“亦有宝乎？”

齐王曰：“无有。”

魏王曰：“若寡人之小国也，尚有径寸之珠，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，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？”

齐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。吾臣有檀子者，使之守南城，则楚人不敢为寇，泗水上有十二诸侯皆来朝；吾臣有盼子者，使之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；吾臣有黔夫者，使之守徐州，则燕人祭北门，赵人祭西门，从而归之者十千余家；吾臣有种首者，使之备盗贼，而道不拾遗。吾将以照千里之外，岂特十二乘哉！”魏王惭，不怩而去。

烧宝而贺

晋平公之时，藏宝之台烧，士大夫闻皆趋车驰马救火，三日三夜乃胜之。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，曰：“甚善矣！”

平公勃然作色，曰，“珠玉之所藏也，国之重宝也，而天火之，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，子独束帛而贺何也？有说则生，无说则死！”

公子晏子曰：“何敢无说？臣闻之：王者藏于天下，诸侯藏于百姓，商贾藏于筐篚。今百姓之于外，短褐不蔽形，糟糠不充口，虚耗而赋敛无已，王收大半而藏之台，是以天火之。且臣闻之：昔者桀残贼海内，赋敛而无度，万民甚苦，是故汤诛之，为天下戮笑。今皇天降灾于藏台，是君之福也，而不自知变悟，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！”

公曰：“善！自今以往，请藏于百姓之间。”

《礼记》

嗟来之食

齐大饥，黔敖为食于路，以待饿者而食之。有饿者，蒙袂辑履，贸贸然来。黔敖左奉食，右执饮，曰：“嗟，来食！”

扬其目而视之，曰：“予唯不食嗟来之食，以至于斯也。”从而谢焉，终不食而死。

《笑林》

截竿入城

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，初竖执之，不可入；横执之，亦不可入，计无所出。

俄有老父至，曰：“吾非圣人，但见事多矣。何不以锯中截而入。”遂依而截之。

以叶障目

楚人居贫，读《淮南方》得“螳螂伺蝉自障叶，可以隐形。”遂于树下仰取叶。螳螂执叶伺蝉，以摘之，叶落树下；树下先有落叶，不能复分别，扫取数斗归。一一以叶自障，问其妻曰：“汝见我不？”

妻始时恒答言：“见。”经日乃厌倦不堪，给云：“不见。”嘿然大喜，赍叶入市，对面取人物，吏遂缚诣县。县官受辞，自说本末。官大笑，放而不治。

人云亦云

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，将谒见，自虑不过，问先到者仪，适有答曰：“随典仪口倡。”

既谒，赞曰：“可拜。”

坚亦曰：“可拜。”

赞者曰：“就位。”

坚亦曰：“就位。”因复著履上座。将离席，不知履所在，赞者曰：“履著脚。”

坚亦曰：“履著脚也。”

汉世老人

汉世有人年老无子，家富，性俭啬，恶衣蔬食；侵晨而起，侵夜而息；营理产业，聚敛无厌，而不敢自用。或人从之求丐者，不得已而入内取钱十，自堂而出，随步辄减，比至于外，才余半在，闭目以授乞者。寻复嘱云：“我倾家赡君，慎勿他说，复相效而来！”

老人俄死，田宅没官，货财充于内帑矣。

某甲命曲

某甲为霸府佐，为人都不解。每至集会，有声乐之事，已辄豫焉；而耻不解，妓人奏曲，赞之，己亦学人仰赞和。

同时人士令己作主人，并使唤妓客。妓客未集，召妓具问曲吹，一一疏，著手巾箱，下先有药方；客既集，因问命曲，先取所疏者，误得药方，便言是疏，方有附子三分，当归四分。己云：“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。”

合座绝倒。

《刘子》

桓公知士

齐桓深知宁戚，将任之以政，群臣争谗之，曰：“宁戚卫人，去齐不远，君可使人问之。若果真贤，用之未晚也。”

公曰：“不然。患其有小恶者，民人知小恶忘其大美，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。”乃夜举火而爵之，以为卿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桓公可谓善求士矣！

蜀侯迎金牛

蜀侯性贪，秦惠王闻而欲伐之，山涧峻险，兵路不通，乃琢石为牛，多与金，日置牛后，号牛粪，言以遗蜀侯。蜀侯贪之，乃斩山填谷，使五丁力士以迎石牛，秦人帅师随后而至，灭国亡身，为天下所笑。

《晋书》

杯弓蛇影

（乐广）尝有亲客，久阔不复来，广问其故，答曰：“前在坐，蒙赐酒，方欲饮，见杯中有蛇，意甚恶之，既饮而疾。”

于时，河南听事壁上有角，漆画作蛇，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。复置酒于前处，谓客曰：“酒中复有所见不？”答曰：“所见如初。”广乃告其所以。客豁然意解，沉疴顿愈。

《太平御贤》

与狐谋皮

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，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，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。言未卒，狐相率逃重邱之下，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。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，五年不具一牢。何者？周人之谋失之矣！

画图买马

齐景公好马，命画工图而访之。殫百乘之价，期年而不得。像过实也。今使爱贤之君，考古藉以求其人，虽期百年，不可得也。

《柳宗元集》

罍说

鹿畏罍，罍畏虎，虎畏罍。罍之状，被发人立，绝有力而甚害人焉。楚之南有猎者，能吹竹为百兽之音。昔云持弓矢罍火，而即之山，为鹿鸣以感其类，伺其至，发火而射之。闻其鹿也，趋而至。其人恐，因为虎而骇之。走而虎至，愈恐，则又为罍。虎亦亡去。罍闻而求其类，至则人也，猝搏挽裂而食之。

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，未有不为罍之食也。

梓人之技

裴封叔之第，在光德里。有梓人欸其门，愿佣隙宇而处焉。所职寻引、规矩、绳墨，家不居斲斫之器。问其能，曰：“吾善度材，视棟宇之制，高深、圆方、短长之宜，吾指使而群工役焉。舍我，众莫能就一字。故食于官府，吾受禄三倍；作于私家，吾收其直大半焉。”

他日，入其室，其床阙足而不能理，曰：“将求他工。”余甚笑之，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。

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，余往过焉。委群材，会众工。或执斧斤，或执刀锯，皆环立响之。梓人左持引有执杖而中处焉。量棟宇之任，视木之能，举挥其杖曰：“斧！”彼执斧者奔而右；顾而指曰：“锯！”彼执锯者趋而左。俄而斤者斫、刀者削，皆视其色，俟其言，莫敢自断者。其不胜任者，怒而退之，亦莫敢愠焉。画宫于堵，盈尺而曲尽其制，计其毫厘而构大厦，无进退焉。

既成，……余环视大骇，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。

蝮传

蝮者，善负小虫也。行遇物，辄持取，印其首负之。背愈重，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，物积因不散，卒蹶仆不能起。人或怜之，为去其负。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极其力不已，至坠地死。

今世之嗜取者，遇货不避，以厚其室，不知为已累也，唯恐其不积。及其怠而蹶也，黜弃之，迁徙之，亦以病矣。苟能起，又不艾。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禄，而贪取滋甚，以近于危坠，观前之死亡不知戒。虽其形魁然大者也，其名人也，而智则小虫也。亦足哀夫！

憎王孙

猿、王孙居异山，德异性，不能相容。猿之德静以恒，类仁让孝慈。居相爱，食相先，行有列，饮有序。不幸乖离，则其鸣哀。有难，则内其柔弱者。不践稼蔬。木实未熟，相与视之谨；既熟，啸呼群萃，然后食，衍衍焉。山之小草木，必环而行遂其植。故猿之居山恒郁然。王孙之德躁从器，勃诤号呶，啗啗强强，虽群不相善也。食相噬啮，行无列，饮无序，乖离而不思。

有难，推其柔弱者以免。好践稼蔬，所过狼籍披攘。木实未熟，辄齧咬投注。窃取人食，皆知自实其赚。山之小草木，必凌挫折挽，使之瘁然后已。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。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，王孙群众亦 猿。猿弃去，终不与抗。然则物之甚可憎，莫王孙若也。

哀 溺

永之氓咸善游。一日，水暴甚，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。中济，船破，皆游。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。

其侣曰：“汝善游最也，今何后为？”

曰：“吾腰千钱，重，是以后。”

曰：“何不去之？”不应，摇其首。有顷，益怠。

已济者立岸上，呼且号曰：“汝愚之甚！蔽之甚！身且死，何以货为？”又摇其首，遂溺死。

吾哀之。且若是，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？

永某氏之鼠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异甚。以为己生岁直子，鼠，子神也。因爱鼠，不畜猫犬，禁僮勿击鼠。仓廩庖厨，悉以恣鼠不问。

由是鼠相告，皆来某氏，饱食而无祸。某氏室无完器，椽无完衣，饮食大率鼠之余也。昼累累与人兼行，夜则窃啮斗暴，其声万状，不可以寝。终不厌。

数岁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后来居，鼠为态如故。其人曰：“是阴类恶物也，盗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”假五六猫，阖门撤瓦，灌穴，购僮罗捕之。杀鼠如丘，弃之隐处，臭数月乃已。

呜呼！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！

鞭 贾

市之鬻鞭者，人问之，其贾宜五十，必曰五万。复之以五十，则伏而笑；以五百，则小怒；五千，则大怒；必五万而后可。

有富者子，适市买鞭，出五万，持以夸余。视其首，则拳蹙而不遂；视其握，则蹇仄而不植；其行水者，一去一来不相承；其节朽黑而无文，掐之，灭爪而不得其所穷；举之，翩然若挥虚焉。余曰：“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？”曰：“吾爱其黄而泽。且贾者云。”余乃召僮爇汤以濯之。则遯然枯，苍然白，向之黄者栀也，泽者蜡也。富者不悦，然犹持之三年。后出东郊，争道长乐坂下。马相踉，因大击，鞭折而为五六。马踉不已，坠于地，伤焉。视其内则空空然，其理若粪壤，无所赖者。

今之栀其貌，蜡其言，以求贾技于朝，当其分则善。一误而过其分，则喜；当其分，则反怒，曰：“余易不至于公卿？”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。居无事，虽过三年不害。当其有事，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，以夫空空之内，粪壤之理，而责其大击之效，恶有不折其用，而获坠伤之患者乎？

《东坡全集》

河豚妄肆

河之鱼，有豚其名者。游于桥间，而触其柱，不知远去，怒其柱之触己也，则张颊植鬣，怒腹而浮于水，久之莫动。飞鸢过而攫之，磔其腹而食之。好游而不知止，因游而触物，不知罪己，妄肆其忿，至以磔腹而死，可悲也夫！

乌贼求全

海之鱼，有乌贼其名者，响水而水乌。戏于岸间，惧物之窥己也，则响水以自蔽。海鸟视之而疑，知其鱼而攫之。呜呼！徒知自蔽以求全，不知灭迹以杜疑，为窥者之所窥。哀哉！

《龙门子凝道记》

好利者

晋人有好利者，入市区焉，遇物即攫之，曰：“此吾可羞也，此吾可服也，此吾可资也，此吾可器也。”攫已即去，市伯随而索其值。

晋人曰：“吾利火炽时，双目晕热，四海之物皆若己所固有，不知为尔物也。尔幸与我，我若富贵当尔偿。”

市伯怒鞭之，夺其物以去。旁有哂之者。

晋人戟手骂曰：“世人好利甚于我，往往百计而阴夺之，吾犹取之白昼，岂不又贤于彼哉，何哂有之！”

焚庐灭鼠

越西有独居男子，结生茨以为庐，力耕以为食。久之，菽粟盐酪具无仰于人。常患鼠，昼则累累然行，夜则鸣啮至旦，男子积憾之。

一旦，被酒归。始就枕，鼠百，故恼之，目不得瞑，男子怒，持火四焚之，鼠死庐亦毁。次日酒解，恹恹然无所归。

权贵辨鼎

洛阳布衣申屠敦，有汉鼎一，得于长安深川之下，云螭斜错，其文烂如也。

西邻鲁生见而悦焉，呼金工象而铸之，淬以奇药，穴地藏之者三年。土与药交蚀，铜质已化，与敦所有者略类。

一旦，持献权贵人。贵人宝之，飨宾而玩之。敦偶在坐，心知为鲁生物也，乃曰：“敦亦有鼎，其形酷肖是，第不知孰为真耳？”

权贵人请观之，良久曰：“非真也！”

众宾次第咸曰：“是，诚非真也！”

敦不平，辨数不已，众共折辱之。敦噤不敢言，归而叹曰：“吾今然后知势之足以变易是非也！”

束氏狸狌

卫人束氏，举世之物，咸无所好，唯好畜狸狌。狸狌，捕鼠兽也，畜至百余，家东西之鼠捕且尽。狸狌无所食，饥而噪。束氏日市肉啖之。狸狌生子若孙，以啖肉故，竟不知世之有鼠；但饥辄噪，噪辄得肉食，食已与与如也，熙熙如也。

南郭有士病鼠，鼠群行有堕瓮者，急从束氏假狸狌以去。狸狌见鼠双耳耸，眼突露如漆、赤鬣，又磔磔然，意为异物也，沿鼠行不敢下。士怒，推入之。狸狌怖甚，对之大噪。久之，鼠度其无他技，啮其足，狸狌奋掷而出。

《燕书》

越人溺鼠

鼠好夜窃粟，越人置粟于盎，恣鼠啣不顾。鼠呼群类入焉，必饫而后反。越人乃易粟，以水浮糠覆水上，而鼠不知也。逮夜，复呼群次第入，咸溺死。

迂儒救火

赵成阳堪其宫火，欲灭之，无阶可升，使其子朏假于奔水氏。

朏盛冠服，委蛇而往。既见奔水氏，三揖而后升堂，默坐西楹间。奔水氏命僮者设筵，荐脯醢觞朏。朏起执爵啐酒，且酢主人。觞已，奔水氏曰：“夫子辱临敝庐，必有命我者，敢问？”

朏方白曰：“天降祸于我家，郁攸是崇，虐焰方炽，欲缘高沃之，肘弗加翼，徒望宫而号。闻子有阶可登，盍乞我？”

奔水氏顿足曰：“子何其迂也！子何其迂也！饭山逢彪，必吐哺而逃；濯溪见鳄，必弃履而走。宫火已焰，乃子揖让时耶？”

急舁阶从之，至则宫已烬矣。

白雁落网

具区之泽，白雁聚焉，夜必择栖。恐人弋己也，设雁奴环巡之，人至则鸣，群雁藉是以瞑。泽人熟其故，爇火照之，雁奴戛然鸣，泽人遽沉其火。群雁皆惊起，视之无物也。如是者四、三，群雁以奴给己，共啄之。未几，泽人执火前，雁奴不敢鸣，群雁方寐，一网无遗者。

乌鸦与蜀鸡

豚泽之人养蜀鸡，有文而赤翁，有群周周鸣。忽晨风过其上，鸡遽翼诸，晨风不得捕去。

已而有乌来，与同啄，鸡视之兄弟也，与之下上甚驯，乌忽衔其飞去，鸡仰视怅然，似悔为其所卖也。

《郁离子》

古琴高价

工之侨得良桐焉，斫而为琴，弦而鼓之，金声而玉应，自以为天下之美也，献之太常。使国工视之，曰：“弗古。”还之。

工之侨以归，谋诸漆工，作断纹焉；又谋诸篆工，作古籀焉，匣而埋诸土。期年出之，抱以适市。贵人过而见之，易之以百金，献诸朝。乐官传视，皆曰：“希世之珍也！”

献马贾祸

周厉王使芮伯帅师伐戎，得良马焉，将以献于王。芮季曰：“不如捐之。王欲无厌，而多信人之言。今以师归而献马焉，王之左右必以子获为不止一马，而皆求于子。子无以应之，则将晓于王，王必信之。是贾祸也！”弗听，卒献之。荣夷公果使有求焉，弗得，遂谮诸王曰：“伯也隐！”

王怒，逐芮伯。

君子谓芮伯亦有罪焉，尔知王之渎货而启之，芮伯之罪也！

周人好姣服

周人有好姣服者，有不足于其心，则忸怩而不置，必易而后慊。

一日，有所之，袂涅而弗知也，扬扬而趋，乐甚。其友半途而指之涅，则惋而嗟，撮而搔之。涅去而迹在，其心妯妯然，五步而六视，不成行而复。

梧丘野人

梧丘之野人，种稻以为食，岁储旧而待新。新未尝，不敢竭其旧。旦日之亩视其禾，皆颖而且粟，喜而归曰：“新可期矣！”则皆发其旧，与其人饱之。旧且尽，而新未熟，不胜其觖望，与其子及妻，更往而迭视。蹊其亩，而禾愈青。是非禾之返青也，望之切也。

许金不酬

济阴之贾人，渡河而亡其舟，栖于浮苴之上号焉。有渔者以舟往救之。未至，贾人急号曰：“我济上之巨室也，能救我，予尔百金。”

渔者载而升诸陆，则予十金。渔者曰：“向许百金，而今予十金，无乃不可乎！”

贾人勃然作色曰：“若渔者也，一日之获几何？而骤得十金，犹为不足乎？”渔者黯然而退。

他日，贾人浮吕梁而下，舟薄于石又覆，而渔者在焉。人曰：“盍救诸？”渔者曰：“是许金而不酬者也！”袖而观之，遂没。

宋王好非楚

宋王偃恶楚威王，好言楚之非，旦日视朝必诋楚以为笑，且曰：“楚之不能，若是甚矣。吾其得楚乎？”

群臣和之，如出一口。于是，行旅之自楚适宋者，必构楚短以为容，国人、大夫传以达于朝，徇而扬。遂以楚为果不如宋，而先为其言者亦惑焉，于是谋伐楚。

大夫华鞮谏曰：“宋之非楚敌也，旧矣！犹犷牛之于鼯鼠也。使诚如王言，楚之力犹足以十宋，宋一楚十，十胜不足以直一败，其可以国试乎？”弗听，遂起兵败楚师于颖上，王益逞。

华鞮复谏曰：“臣闻小之胜大也，幸其不吾虞也，幸不可常，胜不可恃，兵不可玩，敌不可侮，侮小人且不可，况大国乎？今楚惧矣，而王益盈，大惧小盈，祸其至矣！”王怒。

华鞮出奔齐。明年，宋复伐楚，楚人代败之，遂灭宋。

狙公馁死

楚有养狙以为生者，楚人谓之“狙公”。旦日，必部分众狙于庭，使老狙率以之山中，求草木之实，赋什一以自奉。或不给，则加鞭箠焉。群狙皆畏苦之，弗敢违也。

一日，有小狙谓众狙曰：“山之果公所树与？”

曰：“否也，天生也。”

曰：“非公不得而取与？”

曰：“否也，皆得而取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？”言未既，众狙皆寤。

其夕，相与伺狙公之寝，破栅，毁柙，取其积，相携而入于林中，不复归。狙公卒馁而死。

郤恶奔秦

秦楚交恶，楚左尹郤恶奔秦，极言楚国之非。秦王喜，欲以为五大夫。

陈轸曰：“臣之里，有出妻而再嫁者，日与其后夫言前夫之非，意甚相得也。一日，又失爱于其后夫，而嫁于郭南之寓人，又言其后夫如昔者。其人为其后夫言之，后夫笑曰：‘是所以语子者，犹前日之语我也。’今左尹自楚来，而极言楚国之非，若他日又得罪于王而之他国，则将移其所訾楚者訾王矣！”秦王由是不用郤恶。

赵人患鼠

赵人患鼠，乞猫于中山。中山人予之，猫善捕鼠及鸡。月余，鼠尽而其鸡亦尽。其子患之，告其父曰：“盍去诸？”

其父曰：“是非若所知也。吾之患在鼠，不在乎无鸡。夫有鼠则窃吾食，毁吾衣，穿吾垣墉，坏伤吾器用，吾将饥寒焉。不病于无鸡乎？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，去饥寒犹远，若之何而去夫猫也？”

虎死撤备

若石隐于冥山之阴，有虎恒蹲以窥其藩。若石帅其人昼夜警：日出而殷钲，日入而燎辉，宵则振铎以望；植棘树墉，坎山谷以守。卒岁，虎不能有获。

一日而虎死，若石大喜，自以为无毒己者矣。于是弛其机，撤其备，垣坏而不修，藩决而不理。

无何，有麋逐麋来，止其室之隈，闻其牛、羊、豕之声而入食焉。若石不知其为也，叱之，不走；投之以块，人立而爪之，毙。

玄石好酒

昔者，玄石好酒，为酒困。五脏熏灼，肌骨蒸煮如裂，百药不能救。三日而后释，谓其人曰：“吾今而后知酒可以丧人也，吾不敢复饮矣！”

居不能阅月，同饮至曰：“试尝之。”

始而三爵止，明日而五之，又明日十之，又明日而大酺，忘其欲死矣！

山之鹰

山之鹰既化为鸠，羽毛爪嘴皆鸠矣。飞翔于林木之间，见群羽族之翬然集也，然忘其身之为鸠也，虺然而鹰鸣焉，群鸟皆翕伏。久之，有鸟翳薄而窥之，见其爪、嘴、羽毛皆鸠，而非鹰也，则出而噪之。鸠仓惶无所措。欲斗，则爪与嘴皆无用，乃竦身入于灌。鸟呼其朋而逐之，大困。

吴王恶鸟鸣

吴王夫差与群臣夜饮，有鸟鸣于庭。王恶，使弹之。

子胥曰：“是好音也，弗可弹也。”

王怪而问之。子胥曰：“王何为而恶是也？夫有口则有鸣，物之常也，王何恶焉？”

王曰：“是妖鸟也，鸣则不祥，是以恶之。”

子胥曰：“王果以为不祥而恶之与？则有口而为不祥之鸣者，非直一鸟矣，王之左右皆能鸣者也。故王有过则鸣以文之；王有欲则鸣以道之；王有事则鸣以持之；王有闻则鸣以蔽之；王臣之顺己者则鸣以誉之，其不顺己者则鸣以毁之。凡有鸣必有为，故其鸣也，能使王喜，能使王怒，能使王听之而不疑。是故王国之吉凶惟其鸣，王弗知也，则其不祥孰大焉？王胡不此之虞，而鸟鸣是虞？夫吉凶在人，禽鸟何知？若以为不祥则虑而先为之防，求吾阙而补焉，所益多矣，臣故曰是好音也！”

《说郭》

争雁

昔人有睹雁翔者，将援弓射之，曰：“获则烹。”

其弟争曰：“舒雁烹宜，翔雁燔宜。”

竞斗而讼于社伯。社伯请剖雁，烹燔半焉。已而索雁，则凌空远矣。

盲子失坠

有盲子道涸溪，桥上失坠，两手攀楫，兢兢握固，自分失手，必坠深渊。过者告曰：“毋怖，第放下即实地也。”

盲子不信，握楫长号。久之力惫，失手坠地，乃自哂曰：“嘻！蚤知即实地，何久自苦耶！”

搔痒

昔人有痒，令其子索之，三索而三弗中。令其妻索之，五索而五弗中也。其人怒曰：“妻子内我者，而胡难我？”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。何则？痒者，人之所自知也。自知而搔，宁弗中乎！

猫号

齐奄家畜一猫，自奇之，号于人曰：“虎猫”。

客说之曰：“虎诚猛，不如龙之神也，请更名曰龙猫。”

又客说之曰：“龙固神于虎也，龙升天须浮云，云其尚于龙乎？不如名曰云。”

又客说之曰：“云霭蔽天，风倏散之，云故不敌风也！请更名曰风。”

又客说之曰：“大风飙起，维屏以墙，斯足蔽矣，风其如墙何？名之曰墙猫可。”

又客说之曰：“维墙虽固，维鼠穴之，墙斯圯矣！墙又如鼠何？即名曰鼠猫可也。”

东里丈人嗤之曰：“实嘻！捕鼠者故猫也，猫即猫耳，故为自失本真哉！”

《雪涛小说》

一卵家当

一市人贫甚，朝不谋夕。偶一日，拾得一鸡卵，喜而告其妻曰：“我家当矣！”

妻问：“安在？”

持卵示之，曰：“此是，然须十年，家当乃就。”因与妻计曰：“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，待彼雏成，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，一月可得十五鸡，两年之内，鸡又生鸡，可得鸡三百，堪易十金。我以十金易五牯，牯复生牯，三年可得二十五牛，牯所生者，又复生牯，三年可得百五十牛，堪易三百金矣！吾持此金举贖，三年间，半千金可得也。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，以三之一市僮仆、买小妻，我乃与尔优游以终余年，不亦快乎？”

妻闻欲买小妻，怫然大怒，以手击鸡卵碎之，曰：“毋留祸种！”

夫怒挞其妻，仍质于官曰：“立败我家者，此恶妇也，请诛之。”

官司问：“家何在？败何状？”

其人历数自鸡卵起至小妻止。

官司曰：“如许大家当坏于恶妇一拳，真可诛！”命烹之。

妻号曰：“夫所言，皆未然事，奈何见烹？”

官司曰：“你夫所言小妻，亦未然事，奈何见妒？”

妇曰：“固然，第除祸欲早耳！”官笑而释之。

噫！兹人之计利，贪心也！其妻之毁卵，妒心也！总之，皆妄心也。知其为妄，泊然无嗜，颓然无起，即见在者，且属诸幻，况未来乎？嘻！世之妄意早计希图非望者，独一算鸡卵之人乎！

蜘蛛与蚕

蛛语蚕曰：“尔饱食终日，以至于老，口吐经纬，黄白灿然，因之自裹。蚕妇操汝入于沸汤，抽为长丝，乃丧厥躯。然则其巧也，适以自杀，不亦愚乎？”

蚕答蛛曰：“我固自杀，我所吐者，遂为文章，天子充龙，百官绂绣，孰非我为？汝乃枵腹而营口，吐经纬织成网罗，坐伺其间，蚊、虻、蜂、蝶之见过者，无不杀之而以自饱。巧则巧矣，何其忍也！”

蛛曰：“为人谋则为汝，自为谋宁为我。”嘻！世之为蚕不为蛛者寡矣夫！

《一笑》

杀骡乘鸡

有客至，主人具蔬食，客不悦。主人谢曰：“家贫市远，不能得肉耳。”

客曰：“请杀我所乘之骡而食之。”

主人曰：“君何以归？”

客指阶前之鸡曰：“我借君之鸡乘之而归。”

高帽

俗以喜人面谀者曰喜戴高帽。有京朝官出仕于外者，往别其师，师曰：“外官不易为，宜慎之。”

其人曰：“某备有高帽一百，逢人辄送其一，当不至有所龃龉也。”

师怒曰：“吾辈直道事人，何须如此。”

其人曰：“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师者，能有几人欤？”

师颌其首曰：“汝言亦不为未见。”

其人出，语人曰：“吾高帽一百，今止存九十九矣！”

延师为仆

有延师教其子者，师至，主人曰：“家贫多失礼于先生，奈何？”

先生曰：“何言之谦？仆固无不可者。”

主人曰：“蔬食可乎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主人曰：“家无臧获，凡洒扫庭除，启闭门户，劳先生为之，可乎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主人曰：“或家人妇子欲买零星什物，屈先生一行，可乎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主人曰：“如些幸甚。”

先生曰：“仆亦有一言，愿主人勿讶焉。”

主人问何言，先生曰：“自愧幼时不学耳！”

主人曰：“何言之谦？”

先生曰：“不也欺，仆实不识一字。”

